



耐得寒霜是此枝

——秋瑾传

丁贤勇 李俊洁 / 著

杭州出版社



耐得寒霜是此枝

——秋瑾传

丁贤勇 李俊洁 / 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耐得寒霜是此枝:秋瑾传/丁贤勇,李俊洁著.—
杭州:杭州出版社,2017.4

(杭州文史小丛书·第2辑)

ISBN 978-7-5565-0619-4

I. ①耐… II. ①丁…②李… III. ①秋瑾(1877-
1907)—传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1620号

耐得寒霜是此枝

——秋瑾传

丁贤勇 李俊洁 著

责任编辑 李利忠

美术编辑 祁睿一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电话:0571-87997719 邮编:310014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字 数 66千

印 张 4

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5-0619-4

定 价 1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杭州文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叶 明

主 任：孙忠焕

副 主 任：赵光育 宋传水 包伟民 王利民 徐海荣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英 孙立波 李 宏 李利忠 吴 晨

吴志坚 张学勤 陈志坚 尚佐文 房友强

项文惠 姜青青 夏卫东 倪素浓 董郁奎

楼毅生

主 编：孙忠焕

副 主 编：宋传水 王利民 楼毅生

序

近年来，杭州文史研究会坚持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的文史名篇佳作的创作，组织文史领域的专业学者和文史工作者开始编撰一套开放性的介绍杭州文史知识的系列通俗读物——《杭州文史小丛书》。作为一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精品读物，关键之处在于提倡科学化，反对庸俗化，追求通俗化。

提倡科学化就是要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历史发展规律，遵守历史研究规范，这是小丛书编撰成败的关键。因此，小丛书作者应以严肃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以历史唯物论来指导研究杭州历史，以应有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解读历史现象，以事实为依据再现历史场景，以史实为基础叙述历史进程，使小丛书充分体现其科学价值，进而更好地发挥历史科学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作用。

反对庸俗化就是要反对史学研究和著述脱离历史

本真的“戏说”倾向。曾流行于社会某些文艺领域的“戏说”，已经向史学界蔓延，并且影响到一些史学著作和通俗历史读物。有的随意编造历史故事，任意臧否历史人物，有的随意颠覆历史常识，任意解构历史场域。一些历史读物的庸俗化倾向不仅起不到以史为鉴的作用，反而扭曲了历史，伤害历史科学，误导广大读者，影响大众心理，危害青少年成长，并将阻碍对中华文明发展正确认知的形成，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有损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因此，在编撰小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应把握这样一条原则——可以细说，但绝不能“戏说”，做到不媚俗，不从众，坚持实事求是，正本清源，全面客观地反映杭州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

追求通俗化就是要以通俗易懂的表述，吸引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使杭州悠久的历史能够深入广大市民的内心，使杭州曾经的辉煌能够成为每个杭州人的骄傲，进而鼓舞杭州人民积极向上，不断进取，促进杭州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白寿彝先生曾说过：

“通俗的工作并不是多么简单的工作，没有一定的深度是搞不好的，通俗不是粗俗，不是浅薄，而是既有充实、正确的内容，又要能看得懂。”因此，小丛书作者对历史价值和历史知识，既要有科学认识、正确把握，又要对读者心理有正确理解，并在坚持历史真

实性的基础上，展现历史的多样性，追求表述的生动性，从而使小丛书成为一部为广大市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史读物。

小丛书的编撰就其形式而言，它既是小书，又是大书。说其小，每本仅5万字左右，可谓是袖珍读物；说其大，十本一辑，连年发行，可形成系列丛书。就内容而言，围绕杭州，涉猎广泛，无论是宫廷秘辛，还是名流轶事，均为采写对象，可谓无所不包。就时间而论，上至先秦，下至民国，既有古史阐释，又有近史新叙，可谓代代有佳作。

编撰《杭州文史小丛书》是杭州文史研究会积极推进大众史学，开展文史知识普及的大胆尝试。我们借鉴“大专家写小著作”的方式，延请了学有专长、业有专攻的专家学者，选择各自熟知领域中有关杭州的专题来进行撰述；同时，用严格的学术评审机制来进行把关，确保作品以准确无误的史实、通俗易懂的文字，在广大读者与博大精深的杭州历史文化殿堂之间架起一座通津桥梁。小丛书还可以作为学校课本知识的延伸和补充，让青少年读者能够在轻松的阅读中获取生动确切的杭州文史知识。

编撰《杭州文史小丛书》也是推进杭州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作为第一套介绍杭州文史知识的系列通俗读物，希望不仅能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提高

大众的文化素养，也能让市民更加了解自己生活的城市，增强对家乡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而且也可为实现“打造东方品质之城，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建设和谐、美丽杭州”贡献绵薄之力。

孙忠焕

2014年8月

目 录

引 言·····	1
官家才女·····	3
天壤王郎·····	18
求学东瀛·····	49
女界先驱·····	69
秋风秋雨·····	87
埋骨西泠·····	101
后 记·····	115

引言

青山有幸埋忠骨。西子湖畔，埋葬着岳飞、于谦、张苍水等英烈。孤山，今天是除灵峰、西溪之外，杭州市区三大赏梅胜地之一，宋代就有林和靖“梅妻鹤子”的美丽故事。

一百多年前，秋瑾数度来到杭州，伫立西子湖边，徘徊孤山林下，咏梅抒情：

一度相逢一度思，最多情处最多痴。

孤山林下三千树，耐得寒霜是此枝。

这是她的十首咏《梅》诗中的一首，诗中她不是咏梅之花如飞雪的妖娆，而是以梅自况、自励，勉励自己要像梅花那样经得起风霜，傲得住冰雪。“西子湖头有我师”，因秋瑾赏慕寒梅，仰慕英烈，爱慕西湖，在她短暂人生历程的最后几年，曾三次相嘱挚友



1981年重修之西湖孤山西侧西泠桥畔秋瑾墓园
(丁镠音摄2015夏)

徐自华“埋骨西泠”。

今天，西泠桥畔，孤山西侧，翠绿丛中，伫立着一尊高2.7米的汉白玉雕秋瑾全身塑像。塑像头梳髻鬟，放眼西湖；肩披方巾，长襟短袄，细褶长裙，临风飘动；左手插腰，右手按剑，英姿飒爽。塑像下方，是高1.7米的方形花岗岩墓，正面嵌孙中山题写的“巾帼英雄”石刻，背面为徐自华、吴芝瑛题书之《鉴湖女侠秋瑾墓表》。

西湖，终而成为近代著名女革命家、文学家秋瑾安眠之所。

官家才女

除了少见而富有诗意的姓氏——秋，秋瑾似乎并未从自己的家族继承到不同寻常的传奇特质。闺瑾，这是家中长辈给她取的名字，意思是闺阁中的美玉，他们期待并且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官宦书香世家出生的女孩，应该有这样娴雅静好的一生，即便不是大家闺秀，也得是小家碧玉吧。

秋瑾果然如家人期待般地出落成一个明媚倜傥、文采昭曜的动人女子，然而就像所有史学与文学钟爱的人物一样，随后，她却出人意料地成为一个比男子更果决激烈的革命者，迸发出罕见的人生激情与灿烂光辉，又在莫测命运的疾风暴雨里以最惨烈的方式陨落，留下许多难解而又耐人寻味的谜。

秋瑾，原名闺瑾，乳名玉姑，字璇（璿）卿，号旦吾，自署鉴湖女侠、竞雄、汉侠女儿等。祖上于明朝初年迁居于浙江省山阴县福全山（又名福船山或覆

船山），今绍兴市柯桥区福全镇福全村，村里尚有秋瑾祖居陈列馆。1890年前后，由祖父秋嘉禾移居绍兴城内都泗门内老浒桥（今越城区八字桥直街24号附近）及和畅堂。1875年11月8日晨6时左右（光绪元年农历十月十一日，其出生年份另有1877年——据1916年湘乡《上湘城南王氏四修族谱》、1876年、1878年、1879年等说法），秋瑾出生在福建省闽县（今福州市）。

鉴湖女侠为什么不是生在绍兴呢？因为当时她的祖父秋嘉禾正在福建厦门、漳州一带做官，全家包括她的父母均随侍祖父身边。

秋家世居绍兴，“耕读传家，渐负乡望”，自高祖父秋学礼，始步入官场。并且，从高祖、曾祖、祖父，至秋瑾父亲，四代中举，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荣耀。有句话叫“十考九不取”，屡试不第对科举时代的读书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又有俗语叫“穷秀才，富举人”，秀才是仕途的起点，但考中举人，才算有了当官的资格。在清代，秀才可以考也可以花钱捐，但举人、进士那是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取得的。像洪秀全那样村中引以为傲的聪明神童，也是卡在秀才那里屡试不中，精神上遭受沉重打击，最后干脆起兵造了反。一代大儒康有为，也是五试不第，困于科场十八个年头。

秋家四代举人可谓是举人中的佼佼者，通过“大挑”与“劳绩”均有所作为。所谓“大挑”，清代从乾隆皇帝开始，为笼络士大夫，拓宽举人出路，对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进行大挑，标准主要是看人的长相与应对，六年一次。挑取一等的以知县录用，二等的以教职录用。所谓“劳绩”，就是劳苦所得的业绩，是政绩考核，考核优秀，有一定资历，加上有人推荐，举人出身的幕僚，也可以正式为官，签分为知县、知府一级的候补官员。

但中举归中举，做官归做官，还是不能与进士为官升迁较易相比，秋家四代官运只能说是平常，最高也就是做到了正五品。尽管如此，秋家“四世均登贤书，乃为越中右族”，也称得上是绍兴的名门望族了。

高祖父秋学礼（1743—1819），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科举人，大挑二等，授秀水县（今嘉兴）训导，协助教谕掌管全县教育，主要是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等。

曾祖父秋家丞（1790—1874），嘉庆十八年（1813）癸酉科举人，大挑一等，分发江苏，以知县用，补奉贤知县，调补华亭（今松江）县知县，历任殁山、东台、兴化、江宁、江阴、上海、元和、吴县等知县，在邳州知州任上去世。

祖父秋嘉禾（1832—1895），同治乙丑（1865）补行咸丰辛酉（1861）科并壬戌（1862）恩科举人，以佐幕劳绩保举，为遇缺即补同知。1876年任台湾鹿港厅同知；1878年、1890年两度先后共四年三个月出任漳州云霄海防厅同知；1886年在南平出任知县数月；1890年12月任厦门海防厅同知；次年4月，因年届六十，告老还乡。

父亲秋寿南（1850—1901），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科举人。因为祖父秋嘉禾长期在福建为官的关系，秋寿南主要也是在台湾、福建、湖南等地为官。1878年底开始，在福建提督府（类似于今天省军区）佐幕。并且，“无绍不成衙”，绍兴师爷的盛名在于师爷代代相传的卓越的行政才能，与祖父秋嘉禾一样，秋寿南也因佐幕劳绩保举。

秋嘉禾在福建担任地方官员多年，从当时《申报》等报纸上的报道看来，老爷子为政的风评不错：

“秋司马政尚宽平，民皆戴德。而与各西员往来酬酢，尤为不亢不卑。”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点，就是除了日常政务的处理外，身为19世纪末中国沿海城市的地方官，还有一项不可避免的任务就是要和洋人打交道。这份差事，做起来可不容易。

1842年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结束只有广州一地对外开放成贸易口岸的闭关政策，开放厦门、福州、广

州、宁波、上海东南沿海城市为通商口岸。随着外国的舰船利炮一次次击溃政府的防线甚至进逼京津，朝廷乃至国人对待洋人的态度，也从一开始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傲慢而变为敬惧且怨愤，并且对与“洋”有关的人与事怀抱一种推崇与鄙薄同在的复杂、暧昧态度。

一个具体的事例比如：秋瑾出生前的十年里，正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各地推进的时期；而直到秋瑾出生后一年的1876年，当郭嵩焘以公使身份出使英国，国内普遍的舆论依然是刻薄地讥笑他弃圣贤之邦而追随洋鬼子。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身为清朝官员去处理涉外事务，若站在民族感情的立场上持强硬态度吧，比如林则徐、叶名琛，起初大快人心、人人叫好，待到英军以武力施压，威胁到清朝政权的安稳，又立马被作为替罪羊撤职流放，或者直接被攻破城门的英军掳走关押，客死异乡。向洋人妥协示好吧，比如耆英、琦善这样负责与洋人谈判的钦差大臣，又要背负耻辱的卖国骂名，且还是会招致皇帝的不满。即使圆融能干如李鸿章，面对这样两难的境况也只能是忍辱负重，勉为其难，何况其他普通官员呢？

所以，秋老爷子在海防厅当差主政，与“西员”打交道，而能得“不亢不卑”四字评语，殊为不易。其背后，多半还是要忍气吞声，受些“红毛鬼”的器

张气焰的。

秋瑾出生的时候，老爸秋寿南26岁，母亲单氏31岁，随秋嘉禾丁忧（曾祖父秋家丞去世）居闽县。秋寿南已经考中了举人（1873年9月），却并不是马上就有官做，全家从绍兴到福建来，既是出于孝道随侍父亲，也是在父亲的荫蔽下，入幕历练，类似于今天做领导的秘书，以等待合适自己的机会。

秋瑾的母亲单氏，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名门闺秀，安徽候补县丞单良翰的长女。单家，是浙江省绍兴府萧山县（清时萧山县属绍兴府）的一户望族，居城厢镇“荣禄第”，今天西河路的郁家弄一带，这门婚事可称得上是门当户对。

秋寿南与单氏是当时流行的表姐表弟结婚，单氏比秋寿南要大五岁。秋瑾是夫妇俩的第二个孩子，她的哥哥秋誉章（1873—1909）、妹妹秋闺理（1878—1943）都是单氏所出；最小的弟弟秋宗章（1896—1955，即宗祥），则是父亲的妾侍孙氏庶出。这样的—一个家庭，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可也称得上诗礼传家，衣食无忧了。

秋瑾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福建度过的。一说闺瑾之名来之于当地云霄方言，即叫女孩为“嫿”，小孩讨人喜欢称“乖”，讨人喜欢的女孩叫“乖嫿”，与“闺瑾”同音；而云霄叫女孩叫“查